

世界書局印行

景
藻
堂
印

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第五
三
類
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四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六十八

經部

禮記集說卷四十

宋 衛湜 撰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鄭氏曰仲中也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弧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

孔氏曰案三統歷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十二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旦斗五度中春分日在婁四度

昏柳五度中去日一百二度旦斗十六度中元嘉歷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集說
卷四十一

日在壁一度昏井十度中旦箕四度中春分日在奎七度昏東井三十度中旦斗四度中從奎五度至胃六度在戌總曰降婁降降也婁斂也言物降落而收斂斗星隨天而轉一日一夜過轉一周而行一度故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也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昏云弧中旦云建星中獨非二十八宿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六度其度既寬若舉井斗不知何日的至井斗之中故舉弧

星建星也然春分之時日夜中計春分昏中之星去日九十一度今日在奎五度奎與鬼之初乃一百九度所以不同者鄭雖云弧在鬼南其實仍當井之分域故皇氏云從奎第五度為二月節數至井第十五度得九十一度是弧星當井之十六度也若從井星十六度至斗之初一百七十二度計昏中星與明中之星春秋分時相去分天之半應一百八十二度餘但日入以後二刻半始昏不盡二刻半為明昏明相

去少晝五刻一刻有三度半彊五刻有十七度餘則昏之中星去明之中星一百六十五度餘則建星不得在斗初在斗十度也此仲春之月昏弧中而尚書云日中星鳥不同者孔安國註云書所舉星自取畢見之義不謂南方之中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暉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央鍾

鄭氏曰夾鍾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

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夾鍾之律應周語曰夾鍾出四隙之細

孔氏曰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今上生夾鍾當三分益一就夷則五寸之中取三寸更益一寸為四寸餘有整二寸又於七百二十九分寸之中有細分四百五十一此細分各三分之於是一寸分為二千一百八十七分有四百五十一者為一千三百五十三則是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

一千三百五十三也以整二寸各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則二寸總有四千三百七十四分益前一千三百五十三總為五千七百二十七為實數但上生者三分益一以實數更三分之各有一千九百九分以三分益一則益一分一千九百九併前五千七百二十七總為七千六百三十六為積分總數也然後除之為寸一寸用二千一百八十七則三寸總用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三寸益前四寸為七寸餘有一千七十

五分不成寸是為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也鄭引周語者周語註夾鍾云夾助陽四隙謂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凡助出四隙之微氣令不滯伏於下也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

鄭氏曰始雨水以下皆記時候也倉庚驪黃也鳩搏穀也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

孔氏曰雨水以下四事先後逐氣之早晚故周書時訓驚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為鳩至秋則鳩化為鷹然後設罽羅鄭以倉庚為驪黃者案釋鳥云倉庚商庚郭景純云即鴛黃也方言云齊人謂之搏黍鳩搏穀者釋鳥云鳴鳩鵲郭景純云今之布穀也布搏聲相近或以為此鳥鳴布種其穀漢初雨水為二月節後改驚蟄為二月節由氣有參差故也

嚴陵方氏曰自上而下者皆曰雨然壯風凍之則凝而為雪東風解之乃散而為水孟春東風既解凍矣仲春於是始雨水為一候積六候而成月故一歲則有七十二候三候為一氣積六氣而成時故一歲則有二十四氣此之所言者候而已候非其正也故或先或後言之厯之所言者氣也氣則正矣故於氣至則言之鷹好穀而擊以秋鼠好食而出以夜皆陰類也鳩鴛皆陽類也卯辰者陽之中故仲春則鷹化為

鳩季春則田鼠化為鴛蓋陰為陽所化物理如此爵乳子而集以春雉求雌而雉以朝皆陽類也蛤蜃皆陰類也戌亥者陰之極也故秋則爵入大水為蛤孟冬則雉入大水為蜃蓋陽為陰所化物理如此草腐則幽之類也螢則明之類也季夏則腐草為螢蓋離之明極於此故也是皆化而已於鷹鼠言化於腐草爵雉則直言為何哉蓋因形移易曰化鷹之為鳩鼠之為鴛皆因形移易而已故言化腐草則植物也螢

則動物也爵雉飛物也蛤蜃潛物也植物為動飛物為潛則不特因形移易矣而化固不足以言之故皆直言為而已

馬氏曰始雨水則陰陽交而成和也

山陰陸氏曰凡言始始於此耳據蟄蟲始振始雨水桃始華至虎始交鶡始巢雷始收聲之類不言始容或前此據獺祭魚鴻鴈來倉庚鳴鷹化為鳩之類桃始華言始穉之也據夏小正孟春梅杏棗桃則華鳩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集說
卷四十

六

能鳩聚陽氣蒸變含血使鷙者能仁候之著者也使走者能飛候之尤著者也復化為鷹不記夏小正曰變而之不仁也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參與羊其器疏以達

鄭氏曰青陽大廟東堂當大室

山陰陸氏曰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所謂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大廟以其居正有左右廂故也若大室

無左右廂故曰大廟大室且曰大廟大室著青陽等皆大廟也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圜圜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鄭氏曰安萌芽至存諸孤助生氣也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省減也圜圜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桎梏今械也在手曰桎在足曰梏肆謂死刑暴尸也周禮曰肆之三日掠謂捶治人皆順陽寬也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集說
卷四十

七

孔氏曰此一節論助其生氣止其獄刑后土者謂五官之后土即社神也句龍為配社之人又為后土之官也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用日之始即元日也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圜牢也圜止也所以止出入皆罪人所舍也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秦曰圜牆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案掌囚云上罪桎梏而桎拳為在手桎

與拳連文故知桔亦在手則桎在足也易童牛之桔牛四足稱桔者牛無手前足施桔也肆陳也謂陳尸而暴之周禮鄉士縣士皆肆之三日然春陽既動理無殺人何得更更有死尸蓋是大逆罪甚容得春時殺之殺則埋之故禁其陳肆

嚴陵方氏曰諸孤幼而無父者蓋有亡之道故曰存也天之窮民有四存之止及於孤者以其為人後存之為助陽氣為大故也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

曰置社則民固有社矣然非天子命之無敢專祭焉故擇元日而命之也且社土示也方春土發生之時擇元日而祭之亦祈其土之利無不善而已郊特牲言社日用甲則此言元日蓋甲日也社日用甲則得其善矣故謂之元日焉凡祭社而稷必從之此止言命民社者特舉重以明輕爾圉圉桎桔見文王世子解肆則陳其尸掠則訊以掠獄訟見王制解夫圉圉不可去故曰省省所以察之也桎桔可去故曰去去

所以除之也肆掠之行主乎吏故曰毋所以禁之也獄訟之作自乎下故曰止所以息之也凡此皆所以消陰事而已

馬氏曰凡植物始茁為萌浸長為芽動物始生為幼未壯為少植物欲其無踐履故曰安萌芽動物欲其無殄滅故曰養幼少孤者天民之窮欲其無夭絕故曰存諸孤凡日始於甲物成於辛日始於甲而社用之者地以形成物而肇地事者氣也氣自甲而始故

用是以社物成於辛而郊用之者天以氣始物而終天事者形也形至辛而成故用是以郊天地相合萬物資焉故曰郊以明天道社以神地道萬物資氣於天故郊於孟春資生於地故社於仲春省圉圉去桎桔毋肆掠止獄訟則方天地作解之時人應是而為解之事也

丘氏曰唐李林甫等註月令擇元日命民社元日近春分前後戊日與今註不同以社祭土土畏木甲屬

木故不用甲用戌者戌屬土故名詰曰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郊特牲用甲當是異代之禮

金華應氏曰元日祈于上帝所以祀天也元日命民社所以祀地也乾始坤生事之如一不容有異心也故祈帝祀社皆曰元日而親耕則曰元辰而已載芟之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則藉田固以祈社稷矣而此復曰命民社者蓋藉田之祈王所自為立之王社也命民社者王為羣姓所立之大社也同於為社而先後則有等差因事以為教也郊用辛乾位也氣之藏也起乎物無為而尊天之道也社用甲震方也物之生也役於乾有用而勞土之象也肆縱也肆掠謂肆意笞箠也蓋雖輕刑不敢縱意也肆固為暴尸之刑而與掠並言則輕重不倫且桎梏猶欲去之而況敢暴尸乎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高

禘之前

鄭氏曰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享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為候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娥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禘神之也周禮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言也御謂從往侍祠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於祠大祝酌酒飲於高禘之庭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鞬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

明堂禮曰帶以弓鞬禮之禘下其子必得天材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親祭高禘妃嬪從行之事大戴禮云有娥氏之女曰簡狄高辛氏之世有此吞鳥之異是為禘官嘉祥後代之王立此高辛而為禘神也蔡邕以為高者尊也謂尊高之禘非謂高辛為禘又毛傳云姜嫄從帝祠於郊禘又云簡狄從帝祈於郊禘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禘神矣案鄭志焦喬答王權言之則契已前祭天南郊以先禘配之故謂

之郊禘後王既以高辛之君立為禘神以配天其古
昔先禘則廢之矣此祭高禘是祭天高禘為配祭之
神祭天特牲此用大牢者謂配祭之人也周禮媒氏
註云媒之為言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但不知初為媒
者其人是誰案世本伏羲制以儼皮嫁娶之禮既用
之配天其尊貴先媒當是伏羲也

嚴陵方氏曰后妃與闕雎所稱同義九嬪御者九嬪
與九御也御即女御也女御八十一人每九人則屬

一嬪故謂之九御言九嬪則包夫人言九御則包世
婦矣以周宮內宰考之故知其如此天子所御謂御
而幸之者亦見曲禮琴瑟不御解禮謂酌之以酒也
射者男子之事弓矢者男子之祥也男子生而懸弧
者以此羈則弓衣也帶以弓鞬者示其有能受之資
也授以弓矢者予之以所求之祥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
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

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鄭氏曰發聲發猶出也容止猶動靜主戒婦人有娠
者也

孔氏曰先記時候以應節後言時候以應二分二至
所應不同故重記之日夜分謂晝夜漏刻馬融云晝
夜各五十刻據日出入為限蔡邕以為星見為夜日
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
四十四刻鄭康成註尚書云日中星以為日見之漏

五十五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與蔡校一刻大略亦
同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季冬雷在地下則
雖應而雖孟春動於地之上則蟄蟲應而振出至此
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也以雷出有漸故曰乃
云始電者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
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戶謂穴也蟲發所蟄
之穴蟄早者孟春乃出則左傳啓蟄而郊是也蟄晚
者二月始出故此云蟄蟲咸動玉藻云迅雷甚雨則

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所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懈慢褻瀆或至夫婦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言之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言此時夫婦交接生子支節性情必不備其父母必有災也

嚴陵方氏曰日陽也夜陰也故陽長而陰消則日長夜短陰長而陽消則夜長日短皆非陰陽之中也夫陽生於子終於午至卯而中分陰生於午終於子至酉而中分故春為陽中而仲月之節為春分秋為陰

中而仲月之節為秋分春秋之分則陰陽適中而日夜無短長之差故於其月每言日夜分也然春分以陽為主故繼言雷乃發聲秋分以陰為主故繼言雷始收聲於發聲言乃於收聲言始蓋乃為繼事之辭始為肇事之辭以夫始必有終終則有始故也電光則火光也故始陽中之月始於陽中之月則終於陰中之月可知矣蟄蟲咸動啓戶始出以感雷而動故也節有驚蟄其義出此孟春言蟄蟲始振則振而已

猶未出也至此然後動而出焉亦見彼解唯其以雷

發之月而出則亦以雷收之月而入也故後繼言蟄

蟲坏戶者以此夫雷之發聲也陰陽家可以數推焉

故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必先三日則有先甲

之意奮鐸則所以警衆也鐸必以木則令民以文事

故也奮則奮其力而振之也雷之發聲所以振天之

威也聞之者其可以不戒乎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

不備必有凶災無足恠也不備言百骸九竅之或虧

以其感怠慢之氣而孕故如此凶者吉之對災者祥之對以人言則曰吉凶以天言則曰災祥凡此皆奮木鐸所令之言也所奮之人亦道人小宰之類歟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角正權概

鄭氏曰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也

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

斤曰石甬今斛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

孔氏曰度量鈞衡之等人之所用當須平鈞人君於

晝夜分等之時而平正此當平之物也鄭注文尺曰度以下皆漢書律厯志文

嚴陵方氏曰形而上者謂之道而陰陽之氣運焉形而下者謂之器而陰陽之理寓焉道則體乎天器則用乎人體乎天者既適其中矣用乎人者可以失其中乎此同度量之類所以必在乎日夜分之月也秋之日夜分不曰均衡石而曰平權衡不曰正權概而曰正鈞石者亦相備而已

馬氏曰象者天之所為也器者人之所為也王者觀象於天然後稽器於人則上承天之所為下以正其所為故也蓋必待日夜分而同度量權衡者則自舜以來蓋有是法矣石出於衡斗甬出於量權者衡之用也概者量之用也

山陰陸氏曰鈞讀如四鍬既鈞之鈞衡石斗甬待權概而後正今鈞衡石角斗甬以正權概變也變者陽事若陰有順而已故仲春鈞衡石以角斗甬以正權

概仲秋平權衡以正鈞石以角斗甬

長樂陳氏曰臬氏以駙為量而法止於三則升豆駙是也律厯志以斛為量而法備於五龠合升斗斛是也法止於三故自升而上登之以四則升四而豆四而駙故駙六斗四升法備於五故自合而上登之以十則合十為升升十為斗斗十為斛故斛十斗然臬氏之駙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重一鈞律厯志之斛亦方尺而圜其外其重二鈞其方尺圜外則同

而所容之多寡所權之輕重不同何也周禮璧羨之制從十寸橫八寸皆為度尺駙如之則外深尺者十寸之尺也內方尺者八寸之尺也自方八寸而八之則為方六十四寸漢無八寸之尺斛之內方皆十寸也故言方寸而不言深尺自方十寸而十之則為方百寸此其實所以不同也臬氏之制旁為升腎為豆腹為駙律厯志之制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腎為斗腹為斛蓋內方所以處數外圜所以利用耳高而小

臂卑而博故因其小者為升合因其博者為斗豆則古之制器尚象豈徒然哉律厯志五量止於斛左傳釜十則鍾聘禮十六斛曰數十數曰秉四秉曰筥其法亦起於斛故也月令曰角斗角管子曰角量也皆謂之法則月令之角管子之角皆量器也鄭康成以角為斛而飲器四升曰甬豈此類歟經傳黼或作釜庾或作邇區或作鉅升或作勝蓋古字通用

禮書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集說
卷四十

六

農之事

鄭氏曰舍猶止也因蟄蟲啓戶耕事少閒而治門戶也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畢猶皆也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大事兵役之屬

孔氏曰左傳晉州綽以枚數闔闔是齊城門闔用木也此扇與闔相對文也此耕者謂庶人庶人華門故知竹葦曰扇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是藏衣冠之處對廟為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西廂有序

寢制唯室而已故釋宮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也

嚴陵方氏曰農之作也則出而在田農之息也則入而在舍方春東作之時而不可久妨也故以少為言焉寢廟畢備則事死如事生故也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者非若闔扇之小事則於農之事有所妨矣故制之使毋焉

馬氏曰詩曰三之日于耜則三陽之月載始南畝也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集說
卷四十

十九

四之日舉趾則四陽之月皆作而耕矣然此曰耕者少舍乃脩闔扇則亦啓其向之塞闔其戶之瑾者而已寢廟畢備則以其所以養人者事神也山陰陸氏曰細言闔扇大言寢廟以著其餘莫或不脩也此之謂畢備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鄭氏曰順陽養物也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

嚴陵方氏曰川澤之物非竭其水則不可以盡取故

於川澤曰竭陂池之物漉之以網罟則可以盡之矣
故於陂池曰漉此小大之辨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
則主漁者言之也毋焚山林則主田者言之也凡此
皆所以遂生物之理而已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鄭氏曰鮮當為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
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
北陸而藏冰西陸朝靚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集說
卷四十

二十

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
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饗司寒其出
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
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
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
不受冰

孔氏曰鄭恐獻羔是祭於寢廟故云祭司寒下引左
傳祭寒而藏之既藏而祭司寒明啓亦祭之也薦於

宗廟謂仲春乃後賦之謂孟夏故凌人云夏頒冰左
傳云火出而畢賦是也鄭註從古者以至無不受冰
皆左傳文案昭四年春大雨電季武子問於申豐申
豐對以此辭北陸謂十二月日在虛之時西陸謂四
月日在昴畢之時固陰沍寒者沍閉也謂堅固之陰
閉塞不通陽之處朝之祿位謂大夫以上桃去不祥
棘則刺禦惡火出而畢賦者畢盡也謂應是得冰之
人無問尊卑盡賦與之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集說
卷四十

二十

長樂陳氏曰人子之於親飲食與藥必先嘗而後進
四時新物必先獻而後食寢廟之薦新蓋亦推其事
先之禮以盡其誠敬而已先儒謂廟藏神主而祭以
四時寢藏衣冠几杖之具而祭之以新物然國語曰
大寒取名魚登川禽嘗之寢廟月令四時新物皆先
薦寢廟者蓋有寢者薦於寢無寢者薦於廟非謂薦
止於寢也月令雜記秦禮秦出寢於陵則月令所謂
寢廟豈皆廟後之寢乎古者掌外事之兆有典祀掌

廟有守祧掌寢有隸僕故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微役於司隸而役之守祧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黜堊之隸僕祭祀脩寢則薦新蓋亦脩焉觀詩序言薦魚獻鮪而詩言以享以祀月令言以共寢廟之祀則薦新亦謂之祀也祭僕大喪復于小廟隸僕大喪復于小寢大寢小寢高祖以下之寢廟也大寢始祖之寢也復于廟則小廟而已于寢則及大寢者以廟嚴於寢故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古者鑿冰於建丑之月則以重陰方固而達陽氣也藏冰於建寅之月則以少陽尚臬而閉陰氣也開冰於建卯之月則以陽方中而順中氣也頒冰於建巳之月則以陽方盛而禦暑氣也夫開冰陽事也故用羔羊為火畜故也不以羊而以羔者方少陽用事之時而又品物少故也先薦寢廟者所以重時物且不敢以人之餘而奉神也既曰寢又曰廟何也蓋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

事之則有廟王者七廟而周官隸僕止掌五寢者以二祧將毀先除其寢去事有漸故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季春之薦鮪孟夏以蜩嘗麥仲夏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季冬之嘗魚所言之意亦若是而已

山陰陸氏曰鮮讀如字擊牲曰鮮言鮮者嫌於不殺知然者以下云祀不用犧牲據此小祀用牲唯開冰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鄭氏曰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萬舞入學親往視之順時達物也仲丁習樂者習歌與八音為季春將合樂也

孔氏曰孟春習舞此仲春又云習舞皆以春陽既動萬物出地王者習舞所以應之此習舞即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一也據人所學謂之習舞節奏齊同謂

之合舞此亦謂之大合樂故文王世子凡大合樂註
春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孟春習之至仲春習而合
之自是春秋常所合樂也非為季春而習舞也故大
胥春合舞秋合聲自是春秋之常事也孟春習舞及
仲春習舞仲丁習樂并季春合樂皆在大學仲春釋
菜合舞季春大合樂皆天子親往餘則不也孟夏習
合禮樂為當月飲耐以仲春習舞習樂命樂正此則
稍輕故唯命樂師此習禮樂亦在學但天子不親往
孟夏又云飲耐用禮樂鄭註飲之於朝正尊卑天子
親往不云樂正文不備也仲夏樂師脩鞀鞀鼓為大
雩帝用盛樂預脩習也雩帝之時則命樂正天子親
往其季夏以上王孟秋仲秋又陰始國無大事不用
樂也季秋亦得習吹者為將大饗帝也其習吹亦在
學樂師習之天子不親往但文不備所以習吹者鄭
云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但以重為主其實春亦有吹
秋亦有舞案大胥秋頒學合聲周禮也月令仲秋無

合聲者殷法也或即此季秋習吹是也孟冬大飲亦
亦用禮樂在大學天子亦親往季冬命樂師大合也
者歲終王與族人燕於大寢其事輕故命樂師也鄭
以經習舞釋菜連文恐共是一事故云將欲習舞必
先釋菜必知然者案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是知釋
菜不為舞也必知先有釋菜者以大胥云舍菜合舞
舍即釋也引夏小正證習舞之意謂用此萬舞以八
學上習舞釋菜鄭不云為季春合樂則仲春合舞曰
當為之不為季春合樂而習也仲春習舞雖不為季
春而習但孟春仲春習舞已久不須更習故知仲丁
唯習歌與八音歌謂合聲也八音謂樂器響也
廬陵方氏曰先儒謂釋菜在合舞之前以大胥先舍
菜也案此先習舞後釋菜以春陽動舞以應之則以
習舞為主大胥先釋菜而後合舞以入學教人必禮
先師則以舍菜為主二者先後不同先儒誤矣
嚴陵方氏曰凡言釋奠則有飲焉言釋菜則以芹藻

之類而已學記所謂皮弁祭菜是也於仲春釋菜則以品物少故也於始教祭菜則以示敬道故也以事言則曰釋以禮言則曰祭其實一也餘見孟春樂正入學習舞解

馬氏曰親往視之為道之存故也釋菜用丁為文明故也耕藉用亥亥為天倉

山陰陸氏曰凡春習舞皆月習之於此乃釋菜兩據

季秋入學習吹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言用者舞

於是用焉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鄭氏曰為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更猶易也當祀者

古以玉帛而已

孔氏曰以季春將騰合牝牡不用殺其犧牲其應祀之時圭璧更易此犧牲非但用圭璧更易又用皮幣以更之故在圭璧皮幣之中上下有也此謂祈禱小祀若大祀則依常法大牢祀高禩是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去犧牲爾其它猶在鄭氏謂當祀者以玉帛而已非是即大祀猶用犧牲徒皮幣耳猶以圭璧代之其仁意遠矣

馬氏曰是月也大牢祀於高禩而獻羔開冰此祀不用犧牲非古也古之制器者尚其象故圭銳而璧圓其備物也致其義故皮以致其文而幣以致其實其用不同不可僭也此月用圭璧更皮幣則非古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冠戎來征行冬令

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

煖氣早來蟲螟為害

鄭氏曰大水寒氣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畢畢好雨冠戎來征金氣動畢又為邊兵也陽氣不勝麥乃不熟子之氣乘之也十一月為大陰民相掠陰姦眾也國早煖氣午之氣乘之也蟲螟暑氣所生為災害也

孔氏曰畢七星十六度主邊兵大水地災也寒氣天

災也寇戎人災也陽氣不勝天災也麥不熟地災也民相掠人災也大寒煖氣天災也蟲螟為害地災也行令失所三才之應有如此者

嚴陵方氏曰多雨故其國大水也水之氣為寒故寒氣總至寇戎來征則感金氣而然也凡此皆酉之氣乘之麥以秋稼至夏乃穡仲春則向成矣而陽氣不勝故麥乃不熟也民多相掠則以陽不勝陰故也凡此皆子之氣乘之行夏令而陽亢故大旱大旱故煖氣早來蟲螟則煖氣所生也且螟食苗心夏以盛德在火而心屬焉則其為害亦以類而已故孟夏仲冬之行春令言蝗仲夏之行春令言騰各以類應焉凡此皆午之氣乘之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鄭氏曰季少也季春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也

孔氏曰案三統厯三月節日在胃七度昏張二度中

去日一百七度旦斗二十六度中清明日在昴八度

昏翼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女二度中元嘉厯三月節日在婁六度昏柳十二度中旦斗十四度中三月中日在胃九度凡三十度日月行一會凡三十度故三月日在胃七度案律厯志大梁初日在胃七度是也昏七星中者律厯志云胃十四度昴十一度畢十六度觜二度參九度井三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七星七度從胃七度至七星之初度有九十九度以日漸長日沒之時稍在酉北去七星之初九十八度故昏時七星在南方之中旦牽牛中者從七星之初至牽牛之初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

鄭氏曰姑洗者南呂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周語曰姑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納賓

孔氏曰南呂六二上生姑洗之九三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就南呂三分益一取三寸益一寸為四寸餘有整二寸三分寸之一整二寸者各九分之二九為十八分寸之一者為三分總二十一分三七二十一三分益一更益七分總二十八分以九分為一寸二十七分為三寸益前四寸為七寸餘有一分在故云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

為駕虹始見萍始生

鄭氏曰桐始華以下皆記時候也駕鵠母蟬螋謂之虹萍萍也其大者曰蘋

孔氏曰駕鵠母爾雅釋鳥文母當作牟謂鵠也凡云化者易曰乾道變化謂先有舊形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及本無舊形非類而改亦謂之化故鄭註周禮云能生非類曰化也蟬螋謂之虹爾雅釋天文郭氏云雄者曰虹雌者曰蜺雄謂明

盛者雌謂闇微者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照雨滴則虹生

山陰陸氏曰桐始華蔡邕曰木之後華者也揖之故曰始餘已見桃始華解夏小正曰駕鵠也

馬氏曰田鼠化為駕則陰類之隱者遷乎陽而其性和也萍始生則陰物之浮以承陽者也

嚴陵方氏曰虹者天地訢潰之氣也陰干陽所乃見而出故又謂之螋焉陽方得中則陰莫能干至於辰

則已過中矣故為陰所干而虹見也且氣以有所干

而交以無所干而辨故虹以陰陽交而見以陰陽辨

而藏焉季春則陰陽向乎交矣故始見孟冬則陰陽

極乎辨矣故藏不見也萍為陽之所浮者也季春則

陽生物之功極矣故萍始生焉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王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鄭氏曰青陽右个東堂南偏